



Why grow up? 为什么长大

Susan Neiman
[美] 苏珊·奈曼 著
刘建芳 译 刘梁剑 校

Why grow up? 为什么长大

Susan Neiman

[美] 苏珊·奈曼 著
刘建芳 译 刘梁剑 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什么长大/(美)奈曼著;刘建芳译;刘梁剑校.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4

(“地铁上的哲学”丛书)

ISBN 978-7-5321-6031-0

I. ①为… II. ①内…②刘…③刘… III. ①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B-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4625 号

出品人:陈征

责任编辑:肖海鸥

封面手绘:顾湘

版式设计:周志武

封面设计:钱祯

为什么长大

[美] 苏珊·奈曼 著

刘建芳 译 刘梁剑 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插页 5 字数 111,000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6031-0/B·52 定价: 3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8180628

哲学在途

这套小而易读的丛书,由当世顶尖哲学家执笔,是各人依自己专长的思想领域,择定主题,交出最精当、最生动也最富启发的哲学答卷。

丛书的每一主题都发端于哲学史,裹挟着先哲赠予的丰厚思想遗产,来到今日思想论争的风眼。在这个悬浮变幻时代,真理意味着什么?瞬息更迭的电子资讯是否颠覆了我们对自我的意识?当爆炸性的事件发生时,发生的到底是什么,且在日复一日的生活洪流里,真的时刻都有新的事件发生吗?如果成年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希望和梦想,意味着妥协和屈从,接受既定现实的限制,为什么要长大?

频繁迭代的生活方式早已全面改变了我们对诸如真理、自我这样一些最基本问题的想法,身处其中的我们可能习焉不察。本套丛书里哲学家们用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无论真实还是虚拟)作为思想的起始站,带领读者游历与审视现代生活变动永无停歇的实境。

目 录

1	导言
19	一、先哲的思考
19	可能世界
29	何为启蒙？
45	打破枷锁
79	二、幼年、童年、青年
79	出生这件事
93	别再被愚弄了
112	不满足的心灵
131	三、成年
131	教育
150	旅行
167	工作
189	四、为什么要成长？

导 言

不是只有彼得·潘才对成年的前景感到焦虑不安。^① 的确,我们显然可以说彼得·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迈克尔·杰克逊则近乎完全是彼得·潘的翻版。人们普遍认为成年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希望和梦想,接受既定现实的限制,屈从于生活,尽管它远不如起初所想象的那样刺激、有价值或有意义。在自传第三卷的篇末,西蒙·德·波伏娃回想到世界上的事物她几乎都见识过了:“京剧、韦尔瓦竞技场(Huelva)、瓦德沙丘(El Oued)、普罗旺斯的拂晓、卡斯特罗面对五十万古巴民众的演说、列宁格勒的白昼夜和比雷埃夫斯(Piraeus)上空金黄的圆月。”她周游世界。在她那个年代,环球旅行绝非像我们现在这样司空见惯。不仅如此,在她身上

^① 苏格兰作家巴里(James Matthew Barrie, 1860—1937)于1904年创作了著名的戏剧《彼得·潘:不愿长大的男孩》(*Peter Pan: The Boy Who Wouldn't Grow Up*)。——译注

各种爱情和友谊，各种有意义的工作以及由此而来的赞誉，都和她去过的地方一样不胜枚举，绚丽多彩。很难想象还有人能比她生活得更充实，更不虚度。然而，当她回顾那个曾经的自己，那个“凝视着脚下的金矿：有整整一辈子可以过”的女孩，总结她那令人羡慕的旅行清单，得出的结论却是，她被欺骗了。有些作家说如今几乎没有人**想要**长大。但如果成年意味着在最坦诚的时刻感觉到被欺骗了，谁能指责那些不想长大的人呢？

哲学能帮我们找到一个与屈从无关的成熟模式吗？（郑重声明：我手头的《牛津同义词词典》[*Oxford Thesaurus*]可是把“哲学的”[*philosophical*]列为“屈从”[*resignation*]的同义词。）我相信哲学能做到。而且，最好从康德的描述开始：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理性最终达到成熟。读者如果不想理睬这个建议也是可以理解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一经出版就成为现代哲学史上最重要也是写得最糟糕的一本书。康德自己也说它过于枯燥冗长，同时不无心酸地补充道，“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休谟那样文笔细腻雅致，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那样文笔深刻优美”。确实如此。伯兰特·罗素并非唯一一个承认读着

读着就睡着的人。然而,坚持看完的人会发现康德的成长模式非常引人入胜。

理性在幼年期是独断论的。小孩子往往认为他们得到的是绝对真理。什么样的视角会让他们质疑这一点呢?遭受过父母或教父式权威虐待的人需要很多年才意识到虐待并非世界上理所当然的东西——如果他们能够意识到的话。在较为愉快的情形下,孩子的每一步看起来都在确证他自己的能力和那个起初看起来非常神秘的世界的透明度。她认识到勺子(拨浪鼓和布丁)从手里脱落时总是往下掉而不是往上飞,而皮球(小卡车和小猫咪)之类的东西即使跑到窗帘背后也还在那里。她的能力与日俱增,世界变得越来越可理解。她为什么不能断定这两者都是无限的呢?每天她都在多认识一点事物,每天都在她的世界里揭开一个新的秘密。在小孩子身上似乎印证了17世纪哲学家、十足的乐天派莱布尼茨提出的独断论形而上学:只要给我们足够的世界和时间,就能够弄清一切——并且能够领悟到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美好的。不然怎么说得通呢?

理性的下一个阶段是怀疑论,虽然“青春期”这个词

不是在康德的时代出现的，但康德描述了青春期的所有症状：随着青少年发现世界不是它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他们的内心交织着复杂的失望与兴奋。父母和老师即便处于最佳状态（我们鲜能如此）也会有缺点。（和其他人一样，为人父、为人母或为人师者也经历过青春期。）他们知道的没有我们想象的多，能提供的解决方法也没有我们期望的多。即使他们没有撒谎，也不会告诉我们他们拥有的全部；他们试图用错误的方式庇护我们，因此也无法用正确的方式保护我们。他们在过去时代自然而然养成的习惯和形成的信念使我们尴尬；他们批判自己不理解的事物，停留在过去，跟不上时代变化。为什么我们不能下这样的结论：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任何真理和规则都会误导我们，甚至关于真理和规则的观念本身就应当消停安息？难道我们不应该从对世界的无限信任转到无限的不信任吗？

康德说这一阶段比睁大眼睛轻信世界的理性童年时期更加成熟，因此是必要的、有价值的。（当然，他没有抚养过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但是，从无限的信任到持久的不信任，这一急剧转变并不意味着已经成熟。毫不奇怪，康德用成熟比喻自己的哲学，它使我们有智慧在

盲目接受和盲目拒绝一切我们被告知的事物之间找到一条道路。成长意味着承认贯穿于我们生命始终的不确定性；甚至成长意味着，明明生活在不确定之中，却认识到我们必然会继续追寻确定性。这样的观点容易描述，却很难一贯地坚持，不过，谁说成长是件容易的事呢？

这些问题乍看起来不难，但很乏味。更糟糕的是，听起来无可奈何。就像一个心怀好意的胖大叔告诉你生活不如童年时想象得那么奇妙，也并非如青春期想象得那么糟糕，是时候你该打起精神，尽可能地过好生活了。然而，除此之外，你还可以从这样一套立场说辞中得到什么呢？它是陈腔滥调，虽然没有错，却不值得为此奋争。为什么不索性跳过康德去听滚石乐队呢？有时候，如果试一试，就会找到你所需要的。说一说心怀好意的大叔吧：康德的生活看起来可不像是你所期望的成年典范。他一生从未去过离出生地四十英里以外的地方，打了一辈子光棍，甚至唯一一则与他的爱情有关的传言也未得到证实。他成年后的生活只是日复一日地讲学、钻研学术、写作。他的生活如此严格，如此规律，所以据说他的邻居会根据他每天为保养自己虚弱的

身体而出门散步的时间调校时钟。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甚至夸张地说,康德的生活史三言两语就讲完了,因为他没有生活也没有历史。

然而,海涅也说康德是一位反叛者,他所掀起的滔天风暴让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也黯然失色。不仅海涅,比康德稍晚的同时代人大都这么认为。如果我们看一看康德关于成熟最有名的讨论,就知道为什么他得到了如此高的评价。这是启蒙时代早期最著名的论文了。在《何为启蒙?》(1784年)里,康德把成熟定义为理性将自己从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我们选择不成熟是因为我们既懒惰又害怕:让别人替你做决定要舒服得多!“如果有一本书照顾我的理解力,一位牧师照顾我的良心,一位医生规定我的饮食,我丝毫不用自己费劲。只要我能付钱,我就不需要思考,别人会帮我打理一切事务。”(没错,康德为《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相当于18世纪的《纽约书评》——撰稿时居然也采用了直白的语句。)康德这个没有孩子的男人讨论了孩子是如何学会走路的。他对此的熟悉程度令人吃惊。要学会走路,孩子们必须跌跌撞撞、摸爬滚打,但是如果为了避免他们碰伤而把他们放

在婴儿车里只会使他们停留在婴儿状态。康德所批判的,不是对孩子过度保护的母亲而是有意阻止公民自己独立思考的独裁国家。国家的控制欲与我们对舒适的渴望使社会避免了冲突,但这样的社会并非成年人的社会。

成长更多地关乎勇气而非知识:世界上所有的知识都无法代替你运用你自己的判断力的勇气。而判断力是可以学到的——主要通过观察他人如何很好地运用判断力而为自己积攒经验——但我们无法教会一个人如何运用判断力。判断力至关重要,因为真正触动我们的问题不可能通过遵循某一规则找到答案。我们需要勇气去学会相信自己的判断力,而不是依赖国家、邻居,或者喜爱的电影明星他们的判断力。(当然,国家、邻居和喜爱的电影明星也可能是对的,好的判断力要求你识别对错。)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勇气去接纳贯穿我们生命始终的裂缝,因为不管生活多么美好,裂缝总是存在:理性的理想告诉我们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经验却告诉我们现实往往不是理想的样子。长大需要我们面对两者之间的鸿沟——两者都不放弃。

我们大多数人容易放弃这个或那个。坚持童年时

想法的人一生都在否认世界与他们恪守的信念不一致。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会想到某些传道士和政治家),但时下更常见的还是深陷青春期困境的人。这个世界呈现出来的样子不符合他们的理解或理想?和理想世界之间的落差更大。在一个理想无用的世界里,坚持理想成了失望甚至耻辱的根源。彻底放弃理想远比遭受希望破灭的痛苦要好得多;直面深度腐朽的现实比沉湎于幻想要勇敢得多。

这样的立场并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勇敢,因为它只求得到一点点文雅体面的样子。懂得理想和经验对我们有同等的要求,则需要更大的勇气。成长意味着尊重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达到这些要求。尽管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完全成功,但不会屈从于教条,也不会绝望。只要你活的时间足够长,教条与绝望总会诱惑你。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使周遭的世界更贴近应然,但也不忽视它的真实面目,这是成年人应该做的事。如果碰巧有个胖胖的大叔告诉你这些,你就非常幸运。

关于理性,暂且就先谈到这里。现代西方哲学有少量珍贵的共识,其中之一就是理性与经验在知识的学习中都很重要。这里康德又是关键性的人物。理性主义

者如笛卡尔指出我们的感官如何蒙骗我们,认为唯有理性才是可靠的,才会告诉我们世界真实的样子。难道物理学没有发现诸如颜色之类的东西只是事物的属性而非本质的一部分?难道数学没有公布宇宙的深层次奥秘?相反,经验论者如洛克把心灵叫做“tabula rasa”,即等待书写经验的白板。洛克的继承者休谟甚至进而宣称理性是缺乏动力的。今天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康德证明了理性与经验都是知识需要的,从而结束了长达两个世纪的争论。正如他所说,概念无经验则空,经验无概念则盲。理性与经验之争会一直存在,而且已经再度兴起,但有意思的是当代神经系统科学即使不是直接支持康德观点,也大都支持康德观点的精神。实验证明某些经验实际上会改变大脑的形状,而内在的心智框架则是经验形成的关键。理性和经验以何种方式影响长大成熟将是贯穿本书的主题。

什么样的经历是成长的关键?为了与世界相调和,你得先看清它的某些方面。尽管帕斯卡尔和老子这样的哲学家都认为足不出户你就可以学到你需要的所有知识,但很多哲学家都认为旅行至关重要。例如,康德的人类学讲座就告诉我们,如果已经事先了解自己国家

的民俗,旅行便是了解人类的极佳途径。

也许你会问,等一等,你刚才不是说他从未去过哥尼斯堡(Königsberg)四十英里以外的地方吗?

不要忘记,那个年代的旅行和现在截然不同。道路泥泞崎岖,人在马车里颠簸前行,竖起耳朵监听土匪和强盗的脚步声,住在没有安全感的旅舍里一周复一周。仅仅从魏玛到西西里岛就已经是歌德非常了不起的旅程了。他和康德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国家,但比康德富有冒险精神,也更幸运更年轻。然而,即便是歌德,走得更远也只能是梦想。

如果康德本人的人类学讲座声称旅行是有益的,那么道路崎岖只是一个拙劣的借口!

当然,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差距。前面那段关于旅行的文字有一个脚注,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康德因无法按照自己的建议去生活而感到羞愧——这是我在他的作品里看到的唯一一处不经意间从个人偏好出发的好玩言论:

一座大城市,它是一个国家的中心,该国的政府机关就驻守在那里,它拥有一所大学(旨在扶植科学),同时还有便于海上贸易的位置,这位置既有

助于通过河流与该国内陆交往,又有助于和语言风俗不同的邻国交往,——这样一座城市,例如像普列格河畔的哥尼斯堡,就可以被视为一个既扩展人类知识,又扩展世界知识的适宜之地,在此即便不去旅游也能获得这些知识。^① (《实用人类学》,第4页)

这听起来很像诡辩,但是否有可能果真如此?也许在某些地方,有些人心胸非常宽广开放,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就能充实自己。也许康德就是这样的人,在屏幕上阅读这段文字的人也是。网络不是为我们提供了人类未曾想象过的空间和时间吗?如果你不花时间在看那些色情图片和那些低级无聊的节目上,你就可以从网上获取很多有用的东西。你可以阅读全球数百家媒体的新闻,了解同样的事件是如何被人们从不同角度报道的。唉,最近的几次调研显示网络使我们更加狭隘。我们看朋友看过的博客和网站,我们的视角更受限制。但另一方面拓宽视野的可能性也很明显。我们可以瞥

^① 译文参照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学科之争、实用人类学),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译注

一眼“阿拉伯之春”(且不管结局如何),偶尔看一下韩国说唱视频也无妨。谁知道呢?

在外语环境或另一个国家居住、尤其是工作足够长时间的人,比起一直待在出生地的人更知道他们错过了多少。即使熟练掌握了一门语言,你也无法深解那些典故隐语。以孩童的摇篮曲为例,那是你新住地的同胞们听着入睡的,并永远地印在脑海里,不可消除。你会错过笑话、精微玄妙之处和很多反语。(英语世界的鲍勃·迪伦(Bob Dylan)迷们可能会对最近一家德国女性杂志把《西班牙牛皮靴》[“Boots of Spanish Leather”]评为描述异地恋的最佳歌曲表示不屑。)因此,去不同的地方旅行而不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遨游常被看成是成长道路上至为关键的一步。在欧洲,穷人把儿子送去当学徒的做法现在已经很少见,但一些国家如突尼斯和菲律宾至今延续着这样的传统。今天,家境较富裕的子弟——不管来自莫斯科、北京,抑或来自伦敦、纽约——仍然被送去参加某种类类似于19世纪“壮游”(Grand Tour)的旅行。在欧洲,它叫作伊拉斯谟(Erasmus)项目,旨在强化政治联盟;在美国则称作大三出国交流项目(junior year abroad)。